



老汉山

祸匣打开之后

祸匣打开之后

宋宜昌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2 印张11.5 字数226,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60

书号:10096·280 定价:0.95元

兰图影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二十二世纪初叶的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

一次全球性的特大地震，于无意间激活了千万年来隐遁于冰下的高等生物，灾祸之匣打开了。

这是一群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地球人的外星西米，出于独霸地球、夺占生存空间的自私目的，他们运用物理、生化、武器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向地球人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袭击，使地球濒临毁灭边缘。面对外星恶魔的不可一世，中国及世界各国的优秀儿女，极大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在主持正义的其他外星人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西米们的攻击，赢得了地球保卫战的胜利。

全书场景广阔，想象丰富奇特，写法活泼新颖，寓知识性于富有情趣的故事之中，读来赏心悦目，使人眼界大开。

目 次

可怕的“莱拉克”	(1)
算命的怪女人	(7)
恶兆	(12)
“兰花”	(21)
耶稣脚下的废墟	(26)
打开灾祸之匣	(34)
大麦哲伦星云	(41)
“贝亚塔精灵”	(48)
启示录说：神的帐幕在人间	(53)
文明的目的	(59)
智慧要有归宿	(66)
斐济圈	(70)
摧毁香港	(74)
驾驭力的伟人们	(80)
广州战役	(85)
大彼得湾边曾经有座城	(95)
原子炼狱	(103)
从东方到西方	(114)
恐怖的割据	(127)
绿色瘟疫	(136)
对策	(146)

“三威”方案	(155)
倒退的痛苦代价	(163)
不甘寂寞的斗士们	(173)
集体网络思维系统	(180)
拍卖	(189)
乔	(195)
复活节行动	(201)
“一了百了”	(215)
人类的弱点	(222)
逃难	(234)
猫捉老鼠游戏	(247)
不结盟的“盟友”	(251)
第五维空间	(259)
到了银行家上赌场的时刻	(267)
转折	(272)
屠杀	(275)
“野蛮人”和“超人”决斗	(281)
亚利桑那峡谷大血战	(290)
灵魂的歧路	(301)
没有一张双人床	(309)
磨难未尽	(315)
航程	(324)
骑士	(334)
西米湖	(343)
俄国轮盘赌	(351)
命运	(360)

可怕的“莱拉克”

尾上梅幸老人的记性越来越坏了。她老眼昏花、无人照料，虽然每年出版的《朝日新闻》年鉴照例把她的年龄添上一岁，可她还是很糊涂：今年她该一百五十一岁呢，还是一百五十三岁？尾上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住在日本栃木县日光市的藤原镇。湍急的鬼怒川从镇边绕过，镇西头有一座雄伟的死火山——男体山。整个地区到处是温泉、湖沼和瀑布，山峰峻峭，密林幽深。自从四十年前安葬了老伴之后，岁月于她早已无足轻重。

她还勉强记得自己是昭和三十八年出生的。以后她就一直居住在那间木屋里，从未到过一百公里外的地方。这么个与世隔绝的白发老妪竟是日本国里的知名人士，她在日本气象厅重要人物档案里位居榜首。怪事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国民为什么要惦记着她呢？原来尾上梅幸有超自然的感知力，居然能扣听地球的脉搏。她预报的地震和火山喷发，足能与精密的仪器和复杂的电脑媲美。她家就在日光火山群旁边，恰好位于敏感的日本中央地质构造线附近。

尾上是敬神的。这天，她到东照宫里焚了三炷香。她撑开厚重的眼皮，瞧了瞧拜殿里富丽堂皇的壁画，然后拄着拐杖

步出阳明门。门下的石阶很高，她便依在门柱上歇歇脚。寺院里游客稀少，她发皱的眼皮又合上了。对于她这个岁数的人，没有什么事要着急。

突然，她脸色变了。她的嘴张开又闭紧，树皮状的老脸放出异样的神采。她离开门柱，用目光搜索一个人。她终于发现了一个穿网球鞋的小伙子，那人边走边用手腕比划着抽杀的动作。“喂……”老太太扬扬手。小伙子停了下来，好奇地盯着老人。“把这个……”她费力地从内衣里掏着什么。年轻人懂了。三两步窜上石阶：“您……您是心脏病？”

尾上摇摇头，终于取出来一张绿色小卡片。她指着卡片上的号码：“打电话……快……地震！大的……非常大的地震。”

名片上写着：日本地震学专家力武淑子。

三十出头的单身女人害怕“家庭”。汪静把钥匙插到自己门上的锁孔时，感到几分凄然。她够不上“窈窕淑女”，可也眉清目秀、事业有成。事情就出在这儿。功名心太重的先生们往往缺少人情味，汪静为做学问，象特快列车似地把青春少女的幻梦抛到了脑后。她没结婚，也没有男朋友。她打开门，一把抱起迎接她的一只暹罗猫，撩了撩头发：“有什么消息吗？”

电传电话上有一张记录纸。

汪静把猫丢到床上，展开了稿纸，这是日本的力武淑子教授给她发来的。

汪静先生：

您好。

近日，日本北伊豆地区三角形网络经激光测距发现大量的地壳变动。静冈县和丹后地区的水准测量、倾斜仪、应变仪数据表明，本州的中央构造线已成扭状隆起。著名的尾上梅幸预告将有危险的大地震。日本历来是对地震敏感的国家。我通过数据处理和电脑模型推演，判断今年10月底将有全球规模的特大地震发生。由此引起广泛的海啸、火山活动、天气异常等灾害，它们将给人类带来损失和痛苦。

先生，这里附上数据和资料，恳请您根据贵国实情做出估价。我通过日本气象厅转告联合国救济总署和有关各国政府，以期尽量减轻人类的这次灾难。

祝安

地震学博士 力武淑子

2116年10月3日于日本筑波科学城

“力武的信象她本人一样直截了当呀。”汪静点点头。她饿了，一边打开塞满食品的冰箱，一边想着菜谱。她有美食的癖好。她喝着冒热气的鱼丸汤，开始清理一天来繁杂的信息。

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汪静成了出色的地球物理学家，刚满三十岁就当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今天上午，她获知：周期性的太阳黑子变化目前已达最大值。黑子群里有大批耀斑，珍珠色的日冕形成太阳风，以每秒四百公里速度掠过地球，强烈干扰了无线电通讯。另外，各大行星间微妙的引力变化作用到地球上，配合月球引力的改变，将触发大地震，正如力武信中说的那样……

她必须行动。她看看腕表，还来得及洗个澡，她委实太疲劳了。卵形浴缸里的温水激扬起来，在超声波振荡下按摩着她玉石般的肌肤。单身的好处是清静，可宁静寡欲对正值年华的女人有难以抗御的压力。在温水里，压力消失了，世界变得模糊遥远起来……

她穿好衣服，打开电脑机。终端显示屏上出现了全球板块构造图。在环太平洋断裂带、帕米尔——土耳其——北地中海地震带周围，汪静用光笔勾了几个大圈。电脑立刻把圈中国家的名称打印出来，汪静把打字纸装入提包。她知道很多人将蒙受大地震带来的苦难。她得给这股野蛮的自然力起个名字。叫什么好呢？

她驾车去三里河路的国家地震局。车过玉渊潭，从半开的车窗外飘来一股馨香。紫丁香！“怎么秋天还开这花儿呢？又是园林局裁的什么变种吧！”她忽发灵感，在一张纸片上急急写下几个字母，轻轻念着：“‘莱拉克’。就叫莱拉克吧！”

莱拉克是紫丁香的英文发音。把狂暴的大地震命名为紫丁香，这芳名正符合一个单身女人的清雅习惯。

土耳其商人肯雅·拉达姆感到热。汗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来，钻过浓密的胡须，粘在衬衫上。他在托普卡比宫的地毡上跪着祷告了两个半小时。伊斯坦布尔天顶上的太阳穿过圆拱形窗框的彩色玻璃，在拼花瓷砖地上投下缤纷的光斑。拉达姆是东部的库尔德族人，缺乏耐性。他偷偷地看看周

围，不少年青人也和他一样抬起了头。剩下老人还在祈求真主阻止“莱拉克”。肯雅穿过廊柱和窗户，看到西方高耸的苏里曼尼清真寺塔柱，南方蓝色清真寺的玻璃砖闪光耀眼。他知道整个城市的人都在祈祷。他叹了口气。“莱拉克”，“莱拉克”，够了！他对那可恶的“莱拉克”早诅咒够了。拉达姆退出来，溜进自己的汽车，他还有一批地毯和杂货要同纽约的布鲁明代尔公司签合同。真主要膜拜，生意也得做。

塞尔克西·伊斯坦塞恩大街上清静极了，肯雅狠狠地吸了几口带咸味的海风。他巧妙地用车头赶开大街上的鸽子，在雅尼清真寺旁拐上加拉塔大桥。啊！蔚蓝色的金角湾展现在悬索桥下。过去，他总要对海峡中的拖轮和货船多看上一眼，现在不少时间费掉了，要快。车子沿着海边飞跑，只剩下多尔曼巴沙宫一个地方了。过了那里，谁也挡不住他。他立刻就挂电话，可以抢在其他商人前面报盘，能捞个好价钱。他从不信任汽车上的高频电话机。

越急越出事。还不到巴沙宫，他就被一位警察客气地请下来：“先生，忙什么？和大家一起作祷告吧。”

“谢谢，我妻子得了急性阑尾炎，我必须赶去……”

“对不起。”警察抱歉地为他合上车门。拉达姆点火时，听到他喃喃地说：“真主，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诅咒‘莱拉克’大地震更重要吗？”肯雅走远了。当他的车跨上联接欧亚两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时，一股不祥之念袭入心扉。

肯雅是个能干的商人。虽然古兰经念得不及生意经，但是关于大地震，他还清楚地记着那本圣书第五十六章上真主

发出的警告：

“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否认其发生。那件大事将能使人降级，能使人升级；当大地震荡，山峦粉碎，化为散漫的尘埃……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

他的内心还在反抗意念，车子却开得慢多了。

算命的怪女人

第三个回合下来，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斜依在绳圈角上，开始后悔自己来这里参加拳击比赛。他是个二流的拳师，作为军人，当初在选择把拳击还是武术当成业余锻炼项目时误入了歧途。他的长拳算不上有力，勾拳和直拳也缺乏变化。唯一值得夸耀的是他步法灵活，但也仅仅使他少挨几下打而已。

郭京京海军少校瞟了一眼他的对手。那是个肌肉强健的小伙子，听说职业是炼钢工人。他灵活得象只豹子，得意地向台下的崇拜者们挥挥拳击手套，其中不少是捧着鲜花的漂亮姑娘。时间到，钟响了。郭京京重新跳回台中央。他不顾肋骨和眼角隐隐作疼，摆好了架势。他听到观众席上许多军人在为他呐喊，甚至听到一个女人尖尖的声音。顾不上了，他扑过去，向等待他的小伙子击出快速的短拳……

他终于失败了，在第十二个回合，被打在地上爬不起来。他支持得比预料的时间长。他浑身麻木，嘴唇冒火，下巴仿佛碎掉了，但神志还清醒，甚至记得他被击倒前的一刹那，有一个女人尖厉地喊了一声。

海军少校洗完温水浴，换上干净衣服，匆匆做完按摩，

拖着酸痛的身体从体育馆后门出来。月华如水，年青的军官和水兵们簇拥着他，给他打气。他连头都懒得抬，正在考虑是不是就此退出正式的拳击比赛。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迫使他站住了。

“郭京京，祝贺你输得体面。”

就是那个尖叫的女人。他打量了一下，似乎在哪儿见过她。她约摸三十多岁，属于那种说不清具体年龄的妇女，长得相当标致，但却有股冷艳的味道。她的咖啡色外套合身，西服裙笔挺。“我是欧阳琼，也许您听说过。”她的声音的确很尖，带着自信和咄咄逼人的架势。“我经常看你比赛，你打得挺勇，可技术实在不敢恭维。”她眼睛中放射出热情的光芒：“以后别再上拳台了。到我家喝杯茶怎么样？”

郭京京终于想起来了：欧阳琼博士是个声望很高的女学者。她不是那种专业挺棒的科学家，她的权威在于对重大决策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事实总证明，她的意见有惊人的正确性或合理性。一句话，她是个预测未来的决策论学者。正如某外国杂志说的，“是个二十二世纪玩弄水晶球的吉普赛女郎。”

欧阳琼离过婚。她的家房间多而且大，到处堆得很满。除了很鲜艳的抽象派油画外，屋里还有些猿人头盖骨之类的收藏品。他们茶喝得不投机，缺少男女熟人间的亲密气氛。

“我听说您二十四岁就荣获阿加西斯海洋学奖章和普里斯特利化学奖，为什么要当军人？”她居高临下的说话气势使少校觉得别扭。

“这是我自己的事，说多了你这铁观音茶也会发苦的。我们不妨谈谈代号叫‘紫丁香’的大地震。或许，您会有些高见。”

欧阳琼的目光逼住年轻军官，毫无妥协之意：“恕我冒昧，我猜您还没结婚。猜对了就说对。您也许还不打算结婚。”

郭京京恼火了。她的傲慢胜过了她的优雅。她究竟想做什么？只想拉个有教养的青年男子陪她解解离婚后的无聊吗？

少校站起来：“要是您继续说这些，我就——”

欧阳琼笑起来，她的笑声一点也不美。她摆摆手：“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讨得一个真正男人的信任。”她叹了口气，“你们这些人总觉得女人就该象个女人，如果她用男人的口气说话就离了谱。”她说得很快，生怕郭京京动身要走。“就来说说地震吧。唉，除了知识和判断，我这个女人大概没啥价值了！”

她逼人的目光收敛了，睫毛垂下来，眼睛望着高跟鞋尖，用播音员那种字正腔圆的调子说起来。郭京京忽然觉得她有几分可怜，比起她的学问，她单刀直入的求爱始终没有小学毕业。

“这次地震会比国内外公布的震级大，大多少我说不准。各国电脑用来计算震级的霍姆斯地幔对流常数有误差，地震越大误差越大”。

“什么？”郭京京这个海军作战部科学顾问愕然了，“它沿用了一百五十年了，从未出过错。”

“那么用来计算‘紫丁香’就错了。‘紫丁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地震。用来计算它的能量，霍姆斯值必须修正。”

郭京京面前的女人又恢复了她生气勃勃的面貌。他 她不禁肃然起敬。他抛开成见，屈尊就教，同她一起重新计算地震的危害，连拳击带来的痛苦和沮丧仿佛也消失了。他们计算了地震以及海啸对港口、码头、建筑设施、海上舰队、海底声纳基阵的影响，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一直到天色变成鱼肚白。

他站起来。“我该走了，这碗茶喝得太久了，尽管它很值。”

“急什么呢？你就在这儿睡一小觉吧。”她解释得很快：“你睡我原来丈夫的房子，我还有个单间……”一刹那，郭京京曾经消失的那些感觉又恢复了。

“谢谢。”少校转向门口，机械的军人动作毫无留连之意。她抖了一下，硬挺住了。

她送他上车。在扣上车门时，他看到她眼眶里闪着泪光。天快亮了。

“谢谢你的霍姆斯修正值。”

“就这些吗？”

“还谢谢你的茶。”

“就这些啦？”

沉默，双方都知道该说什么，但谁也没开口。欧阳琼先忍不住了：“京京，你难道没发现我在爱你吗！我一直在追

求一个理想的人，今天才发现，他就是你！”

“你猜对了，”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去摸打火钥匙：“我的确现在还不打算结婚。”

她被激怒了，感到自己受了屈辱。她很快地镇定下来，用呆板的播音员似的调子说：“我真爱自作多情，也许是莎士比亚的老古董看得太多了。”

……郭京京车子在高速公路的一个岔口上减慢速度。他耸耸肩，对着后视镜悄声说：“一位学者并不等于一位妻子”

恶　　兆

汪静又见到了力武淑子。但力武看不到汪静，因为她自己是在电视上出现的。力武是地震的影子。NHK和《朝日新闻》通过卫星联合直播现场情况。电视屏幕上，如烟如雾的淡紫色紫苑花，闪过贱机山古迹的飞檐和海港中轮船的桅樯。画外音解释说，力武淑子博士预言今天在日本静冈县将发生地震。接着，身著和服的学者出现了，她和一些家庭妇女谈话，劝她们尽其所能地搬走贵重物品。

又是画面，又有解说。10月28日，骏河湾的海水开始后退，许多隐匿于海面下的暗礁露出来。安培川口和兴津观潮点都报告潮水位破天荒下降。渔民发现许多章鱼喝醉酒似地窜到三保一带的海岸上。鳗鲡也多得难以置信。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抱怨井水混浊。画面上，一群记者蜂拥着皮肤细嫩的淑子。她大声发表讲话：

“日本中部的系鱼川—静冈构造线恢复了活动。根据秋田地震和神奈川地震的预报经验，今天在静冈、清水地区将有……”

整齐的自卫队车辆、漆有红十字的厚生省救护车、消防队员和志愿人员、戴头盔的警视厅警察们……“日本民族真